

青春部落

任之 / 著

青春方队123

也许，您会从我的记述里，
发现我们这些当代中学生的思想，
当然，也难免会发现我们的秘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引 子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叙述这段故事，因为在这段故事里，大多数事情都并不是直接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而是发生在我的同学们身上，而我，仅仅只是凭着平日的耳闻目睹，了解了这些事情的过程而已。不过，我却可以向大家保证，我肯定会把握好自己手中的笔，用真实的语言记录下我的同学们最真实的方方面面。也许，您会从我的记述里，发现我们这些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当然，也难免会发现我们的秘密……

蓝强开了一次自己的玩笑

“你要是能一口说出秦正阳现在在哪儿，我奖你一本日记本。”始终唯恐天下不乱的蓝强对他的同座冯学波说，却故意把声音提得很高，把全班同学的“嗡嗡”声都盖下去了。

这是星期四的早晨，天空好像是织女一不小心弄翻了浣纱盆，整匹整匹轻柔绵软的薄纱在天地间漫舞着，把一滴滴清清凉凉的水汽轻敷在人们的脸上，润润的，让人不为它陶醉都不行。淡淡的轻雾从洞开的窗户里弥漫般地直往教室里灌，只要仔细一些，便可以清楚地看清那一粒粒细小的水珠向教室里滚动的样子。

初三（5）班最爱雾的男生，大家一致公认是班长秦正阳。所以在这个能见度只有 10 米的浓雾的早晨，早自习时教室里看不到秦正阳的影子是很正常的。如果在一个 52 名学生的教室里缺了一两个平常而又普通的学生，那么根本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现在缺的是班长，而且同时，还有另一个与班长秦正阳在班里同样引人注目的女生杜媛媛的座位也是空的，于是在这个早晨，你可以想象得到初三（5）班的教室里会是一

种什么样的情形。

所以蓝强的话音一落，教室里一下子便静了下来，98只眼睛加上22只眼镜片都一齐聚焦到了蓝强的身上。蓝强像没事人似的，一只胳膊搭在冯学波的肩膀上，一边看着冯学波，脸上似笑非笑的，把冯学波看得像是全身发痒般地耸了一下肩膀，把蓝强的胳膊耸开。

冯学波扶了一下鼻梁上的小圆镜片，瞅着蓝强，道：“得了吧，蓝强，你就节省一本日记本吧。”冯学波说着，不屑地撇了撇嘴。

有人开始嗤笑了。

蓝强并不在乎冯学波挖苦他，而是从抽屉里抽出一本漂亮的塑料皮日记本，对着冯学波实际上是对着全班同学扬了扬，说：“你不信？只要你说出来，我马上在这上写上你的名字给你。怎么样？”蓝强翻开日记本，指着里面的扉页。

冯学波看了一眼日记本，眼镜后面虽然露出了一丝欲望，但是他还是忍住了，继续撇了撇嘴，道：“别说我不知道秦正阳在哪儿，就是知道了也不会说，我不稀罕你的日记本。”

蓝强像是知道冯学波的心思似的，微笑着摇了摇头，随后向四周看了一眼，见所有的同学都在看着他，便在脸上露出一些得意来，并把日记本对着全班同学扬了一扬，叫道：“谁能说出来，这日记本就归谁。”

“蓝强，你说话可算数？”女生程锦芳两只眼睛里放着光，紧盯着蓝强手中的日记本，一张圆胖脸涨得通红。

蓝强见有人响应，而且正是他所希望响应的程锦芳，因此更加得意了。他看着程锦芳，笑道：“只要你能说出来，这日记本就归你，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马难追。”

蓝强故意把“驷”说成了“死”，可是程锦芳却没有听出来。

“不准耍赖。”程锦芳捋了一下她的胖胳膊，像是怕被别人抢说了似的急急说道，“我知道秦正阳现在正在操场上。”

蓝强把日记本放到下巴下，并用日记本一下一下地磕着下巴颏，睨着程锦芳问：“你能肯定吗？”

程锦芳道：“当然能。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还望见他在操场上跑步呢。”

程锦芳的话音一落，全班同学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就连平时不苟言笑、只知埋头学习的周滔，也不由自主地咧开了她那难得一咧的嘴唇。

程锦芳奇怪地看着嬉笑着的同学们，像是觉得教室里的所有人都突然神经失常了似的，露出一脸的茫然。

同座的林芸茹捅了捅她，强压下脸上的笑，白了程锦芳一眼，小声道：“别现眼了吧。”

程锦芳不解地看了看林芸茹，心里却仍然惦记着蓝强的日记本，便转脸看着蓝强：“蓝强，别说话不算话，快把日记本给我。”

蓝强嬉笑着，故意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日记本，道：“你说秦正阳现在在操场上，谁能证明呀？”

程锦芳一愣，张了张嘴，向周围看了一眼，找不出为她证

明的人来，便急着道：“蓝强，你要赖皮！”

蓝强一边咂着嘴一边摇着头：“程锦芳，你这可就冤枉死我了。要不这样，让章兵来评评。”蓝强说着，便把眼睛直对着章兵，“章兵，你来评评这个理，我是不是要赖皮了？”

章兵最烦的就是这一点，在初三（5）班，不管同学们之间有点什么事，都喜欢要他来给他们评评，好像他就是初三（5）班的法官似的。不过说实在的，每次章兵给出的评定，又都是无人不服的，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奇怪。

要是说起章兵成了初三（5）班“法官”的来源，一寻根，那还得寻到蓝强身上。那是他们还是初二（5）班的时候，有一次蓝强和男生余新阳在体育课时因为打篮球发生了争执，余新阳说蓝强是二次运球，蓝强偏说自己是一次运球，而别的人都证明不了，当然也有人明知是怎么回事也不愿意出面证明的。当时章兵是站在球场边看球的，本来没有他的事，可是他看蓝强和余新阳争得不像样，而且这样争下去最容易伤了同学的和气，便走上前证实道：“蓝强确实只是一次运球，不过滞球却超过三秒了，我看还是让余新阳发球吧。”蓝强一边放下紧抱在怀里的球，一边借坡下驴似地向余新阳说：“听见没有，章兵可是我们班最公正的，说我滞球我认，说我二次运球，门都没有。”从那时开始，章兵便成了初二（5）班“最公正”的人，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们已经是初三（5）班的学生了。

听蓝强这么一说，全班的眼睛与眼镜又都对准了章兵，好像章兵一下子成了全班的中心人物，让他不应对都不行。章兵

有些好气，又有些好笑，便有意想要整蓝强一整。于是他装腔作势地想了一下，看了看蓝强，又看了看程锦芳，笑了笑，对蓝强道：“蓝强，我看，你还是把日记本奖给程锦芳吧，因为秦正阳现在确实正在操场上。”

按照蓝强的设想，章兵应该说，这事不好评定，缺少人证，要不你们俩到操场上看看去。这样的话，程锦芳肯定不会同蓝强一起去操场的，因为程锦芳再傻，也知道在他们这样年龄的初中生里，男生和女生单独出去意味着什么，所以蓝强就不仅没有食言，也保住了自己的日记本了。

可是章兵的“评判”出乎了蓝强的意料之外，因此蓝强一听，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像是不认识似地定定地看着章兵，拿着日记本的手发着呆般地竖在半空里。

程锦芳却高兴了，也不管蓝强乐不乐意，窜下座位，两步跨到蓝强面前，一伸手便把蓝强的日记本抢在了手里，兴高采烈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生怕蓝强再来抢回去般地，以很快的速度把日记本塞进了自己的抽屉。

蓝强的日记本被程锦芳抽走，便有些傻了般地直看着程锦芳，直到程锦芳把日记本放进了抽屉，他才刚刚反应过来似的，心疼地看着程锦芳的课桌抽屉，可是却无法再看到自己的那本崭新的日记本的踪影了。

教室里传出一片开心的笑声。

杜媛媛的座位也是空的，可是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杜媛媛

不在教室里，蓝强这么一闹，同学们就更把焦点放到了班长秦正阳的身上了。可是大家都很清楚，事实上没有一个坐在教室里的同学没有注意到杜媛媛的不在，只不过大家都不愿意第一个说出来而已，即使是一贯什么都不在乎的蓝强，也不愿是由他把话题引向杜媛媛。

因为杜媛媛是初三（5）班最惹不起的女生。

如果单单从外表上看，杜媛媛在初三（5）班并不出众，她比个头最高的女生李亚舒矮了整整一个头，漂亮分也比最漂亮的女生林荟茹低了整整3分，学习成绩就更不用说，每科平均起来，都要比周滔少12分左右。可是怪得很，杜媛媛虽然每一个单项都比不过别的女生，但一旦综合起来，她在初三（5）班那些没事找事的男生的评判里，总评分却总是最高的。男生们给女生打分，总是按照5个方面：学习成绩、漂亮程度、身材高矮、活跃程度、家庭背景。别的女生，不是这方面被扣光，就是那方面无分，只有杜媛媛，不管哪方面，都总有几分得，就说她得分最低的漂亮程度吧，林荟茹得了8分，她只得了5分，但是林荟茹在学习成绩和身材上，却又整整比杜媛媛低了8分，这样一扯，还是杜媛媛的分数高。

可是杜媛媛虽然在班里男生的评分里得分最高，但是却没有一个男生不对她敬而远之，班里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杜媛媛也与同学们一样，活泼无拘，但是平时，杜媛媛却又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你说她高傲，她对女生却特别亲近，就是对男生们，她不仅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更没有一丝把

任何男生放在眼里的表示。杜媛媛最让男生们不敢亲近的一件事，也就是她立下自己让男生们不敢惹的威严的一件事，就是让什么都不在乎的蓝强难堪得差点儿钻入了地缝。

那还是在他们都以初一新生的角色刚走进中学校门不久的时候，蓝强便表现了他爱搞恶作剧的本性，在快下课的时候，将坐在他前面座位的杜媛媛和周滔两个女生的长辫子扎在了一起。下课铃响完之后，老师离开教室，同学们各行其事，杜媛媛习惯地站起来就往外走，还没离开座位，便和周滔两人同时叫了起来，两条长辫子拉直了，又松下来。

解开辫子后，周滔气得伏在桌上小声抽泣，而杜媛媛只是转过头对故作正经的蓝强瞪了一眼，什么话都没有说，便走出教室去了。

接下来的一节课，正好是班主任胡老师的。胡老师在同学们叫完“老师好”坐下后刚要开讲，却见杜媛媛的一只手高高地举着。

“胡老师，我觉得您应该先处理一件事，然后再讲课。”杜媛媛像是一位谈判高手似的，直看着胡老师，“因为您是班主任！”

胡老师有些意外，可以说在他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还没遇到过一个像杜媛媛这样的学生，在老师上课之前先要求处理问题的。胡老师觉得有些好气，又有些好笑，可是面对着自己只有 12 岁的女学生却又有些无奈。他只好放下教案，问：“什么事？”

“很严重的事！”杜媛媛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有人污辱

了我们——我和周滔！”杜媛媛说着，看了一眼身边的周滔。

杜媛媛不同寻常的口吻和严肃的表情，令胡老师不得不重视起来。他皱了一下眉头，看了看低着头的周滔，然后问杜媛媛：“怎么回事？”

杜媛媛不慌不忙地说：“有人利用我们在上课时专心听讲的时间，悄悄地把我和周滔的辫子扎在了一起，不仅让我们在全班同学面前难堪，更严重的是，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女生的侮辱，这样下去，我们女生上课时谁还敢认真听讲？因为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难道让我们天天一边防着让人家扎住辫子一边听讲吗？也总不能让我们女生把辫子都剪掉吧。所以您要是不处理这件事，我们就根本无心听课。身为班主任，班里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您也不能坐视不管吧？”

杜媛媛那一本正经的样子，逗得胡老师直想笑，他没想到杜媛媛小小年纪竟能说出这么一通大道理来，而且还很会小题大作，把本来只是个人之间的恶作剧，一下子提升到全班所有女生身上，这样一来，全班女生自然会感到人人自危，他也就不能不认真处理这件事了。

胡老师在自己任教这十几年里，很少处理学生，而且他也不大愿意处理学生，他一直都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般看待的，而且他一直相信没有教育不好的学生，所以他主张学生犯了错误要以教育为主，不要动不动就处理学生，而且从不提倡上课的时候处理学生，认为那样只会引起学生的反感，从而增强他们的逆反心理，特别是处于冲动期的中学生们。

可是这一次却不同，由学生主动提出，而且杜媛媛所表现出来的神态，大有他不处理好这件事她就决不会罢休的势头，胡老师也不得不作一次例外了。

胡老师走下讲台，来到杜媛媛的身边站定，眼睛便落在了蓝强的脸上。

“蓝强，冯学波，你们俩谁干了这事？”胡老师问。

其实不用问，谁都清楚冯学波是不会干这种事的，而蓝强却是专干这种恶作剧的，所以胡老师的这一问，也只不过是给蓝强一个承认错误的机会。

冯学波扶了一下眼镜，看了胡老师一眼，摇了摇头。

胡老师目不转睛地看着蓝强。

蓝强的脸涨得通红，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在全班同学面前如此尴尬，也第一次为自己的恶作剧而感到难堪。在他的想象之中，女生们被扎了辫子，最多只会气得骂几句人，最后也便不了了之了，可是没想到杜媛媛却会如此地小题大作，弄得他下不了台。他却又不能不承认，因为不承认的后果只能是更为严重。

蓝强嗫嚅着，一边慢慢地站起来，一边低着头，小声地说：“是我。”

杜媛媛扭头白了一眼蓝强，不屑地“哼”了一声。

“杜媛媛，你坐下。”胡老师说，然后转向蓝强，摇着头叹了口气，道：“蓝强，你跟我到教室外面来。”胡老师说着，转身一边往教室外走，一边对同学们说：“大家先自己预习一下

今天的课。”

蓝强跟着胡老师去了教室外，来到一个教室里的同学们不可能偷看到的地方。站定之后，胡老师看着蓝强，却并不发问。

蓝强的下巴抵着自己的胸脯，两只眼睛看着自己那两只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脚尖，两条胳膊软软地垂着，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刚被霜打蔫了的青蒜苗，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蓝强只用眼光偷偷地看胡老师的脚，却不敢抬起头来看一眼胡老师，他在心里暗地作好了准备，准备着迎接胡老师的一顿痛斥。

可是蓝强等了一阵，却没有听到胡老师说一句话。蓝强感到奇怪，按道理胡老师应该狠狠地教训自己才对，甚至还可以用手指狠戳他的脑门，他在五年级的时候，就曾经被当时的班主任戳过脑门。蓝强根本就不在乎老师戳自己的脑门，而且对老师的训斥也毫不在乎，他对待老师处理的方法就是，不管老师如何训他戳他，他都一言不发，作出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不过以后仍然我行我素。

但这次蓝强却渐渐不安起来，自己一声不吭，胡老师也一声不吭，他甚至连胡老师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蓝强的心里越来越慌，他不明白胡老师要对他怎么样，他不怕老师对他来一阵急风暴雨式的训导，对他来说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再严厉的批评他都无所谓。可是他却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像胡老师这样的老师，也一声不吭地陪着自己站着，这一来蓝强的心里

便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从教室里传出的嗡嗡声，与教室外胡老师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对蓝强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蓝强越来越承受不了了，他不由自主地抬眼看了看胡老师。

胡老师一脸平和，既没有生气，更没有发怒的迹象，只是站在蓝强的对面，像是欣赏似地看着蓝强。

“胡老师，我……我错了。”蓝强再一次把头低下，不由自主地低声道。

胡老师轻声地笑了起来，问蓝强：“真的知道错了？”

蓝强点了点头。

“说说自己错在哪儿。”胡老师道。

“我不该把女同学的辫子扎在一起，不该在上课时做小动作。”蓝强小声说，“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

胡老师点了点头，问：“那你应该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蓝强点了一下低着的头：“我去向杜媛媛和周滔道歉。”

胡老师道：“好吧，回教室去。”

蓝强转过身，像是被胡老师押送着似地回到了教室。

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嗡嗡”声，一齐看着低着头的蓝强。

蓝强走到杜媛媛和周滔面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杜媛媛和周滔说：“杜媛媛、周滔，对不起，我不该把你们的辫子扎到一起，请你们原谅，以后我再也不会干这种事了。”

周滔只是看了蓝强一眼，没有吭声，便沉下脸看着杜媛

媛。

杜媛媛“哼”了一声，拖声道：“没关系啦，以后手要是发了痒，可以放到地上去搓一搓，别再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了。”

蓝强偷眼看了一眼杜媛媛，然后把头低得更低了，我相信当时教室里要是有一条可以钻得进人的地缝的话，蓝强肯定会一头扎进去的，因为杜媛媛脸上的表情简直就是让蓝强去上吊。

“好了，蓝强，回到自己的座位坐好。”胡老师解围道。待蓝强坐下后，胡老师才回到讲台，然后看了一眼全班的同学们，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说：“同学们，今天这件事本来是不该发生的，可是却发生了。同学们，你们现在是中学生了，不能再像小学生那样要求自己，闹着玩也应该有个尺度，同学们之间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如果互相间常常搞类似今天发生的恶作剧的话，那我们这个班还能像个班吗？那干脆改成游乐场得了。蓝强同学已经接受了批评，公开向杜媛媛同学和周滔同学道了歉，我希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同时我也希望这类事以后不再在我们班发生。好，现在开始上课。”

事情过后，没有一个同学知道胡老师是如何处理蓝强的，而对同学们的询问，蓝强也一句都不透露，只是以后，蓝强虽然仍然本性难改，但是上课时，却再也不做小动作了。

而从此，杜媛媛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便成了一朵刺梅，谁都不敢惹，除了班级里的正常活动外，没有一个男生敢于对杜媛媛开一句玩笑，杜媛媛有时的表现，也带有一种超越了她年龄

的一板正经。

不过后来同学们终于了解到，杜媛媛的这种习性，完全是受了她妈妈的影响。杜媛媛的妈妈是一个外资企业的公关部主任，一切行为、哪怕是在家里，都以纯粹的公众形象面对别人，同时做任何事，即使是一件并无多少理由的事，也尽可能做到有礼有节，杜媛媛的口才和处事方式，完完全全地是秉承了她妈妈的，对一切有利于自己的理由便抓住不放，直到满意为止。

正因为如此，蓝强才在无意中撞到了枪口上，不仅让杜媛媛有了一次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而且也把他自己搞得狼狈不堪。

所以此时，虽然谁都清楚地看到杜媛媛也同样不在教室里，可是谁都不敢首先提出杜媛媛不在教室里的疑问来，因为没有人知道杜媛媛眼下正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刚刚把话说出，杜媛媛便出现在你的面前，那局面便可以想象得到了。

程锦芳说的没错儿，秦正阳此时正在操场上，只不过是如果非得说得明明白白秦正阳的位置，确切的应该是操场边上。

那么此时的杜媛媛在哪儿呢？

也许真的没有人敢想象，此时的杜媛媛正和班长秦正阳一起，在操场边的那4排高大而挺直的杨树林里，一人倚着一棵杨树，借着浓浓雾色的掩护，正在悄悄地谈论着一个即将让同学们大吃一惊的话题呢。

杜媛媛的“阴谋”

最喜爱浓雾的秦正阳，在昨天晚上的天气预报里得知今天早晨有雾，他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向窗外望一眼，看窗外那一方天空没有多大变化的灰色是否有异动的迹象。即使如此，他还是害怕自己睡过了，仍然把闹钟调到比平日早半个小时开闹。秦正阳后来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在他的印象里好像只是刚刚把眼睛合上，闹钟那“嘀铃铃”的叫声便将他从睡梦中拎了起来。

秦正阳简单地吃了一点饭，然后背起书包，像是一个在茫茫大漠中的旅行者，在把天地连结成一个整体的浓雾中，犹如一个七八岁的玩童，一边蹦跳着，一边哼着歌向着学校的方向，让浓雾在他的身前撕开，再在他的身后合上。

一大清早的能见度最多只有5米，早行的汽车都大开着车灯，把一团团雾气射得惊惶失措，然后在车身上结成细细的水珠。秦正阳一路小跑着来到学校的时候，他的头发上已经在往下滚动小水球了。教室里还空无一人，整个校园除一些住校生外，也还没有一个走读生到校。秦正阳把书包放进教室自己的

课桌里，然后径直来到操场，踏着操场上湿润的草坪，自我感觉就像是身临仙境一般。

如入仙境的感觉也正是秦正阳喜爱浓雾的最大原因。

秦正阳如痴如醉地在操场上独自玩耍了 10 分钟，一个女生的歌声便由远及近、由轻及清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
涛走云飞花开花谢
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
.....

随着歌声，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渐渐向秦正阳走来。

单听歌声，秦正阳就已经知道是本班让人敬而远之的女生杜媛媛，他想避开，但是却又情不自禁地站住听杜媛媛的歌声，他被杜媛媛的歌声吸引住了。

杜媛媛也发现了秦正阳，于是她在把歌唱到“借我借我一双慧眼”时戛然而止，有些不自然地看了一眼秦正阳。

事实上此时双方虽然都已经从身影上便认出了对方，但是两个人却都还看不清对方的脸部表情，如果看得清的话，秦正阳肯定能发现杜媛媛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润。

不过秦正阳也不比杜媛媛好到哪里去，秦正阳的脸上同样也带上了一丝红彩，只是他脸上的红彩稍纵即逝，没有杜媛媛